

□杨勇

呼和浩特桃花谢了,杏花也褪去残红,青春如豆。故乡大兴安岭,却是残冰未消、漫山枯黄的景象。不消多时,也该万山红遍,开满映山红了。

几番想给家乡的弟弟打个电话问一问家事。接通电话,弟弟们不是正在喂牛,就是打垄备耕,亦或购买种子化肥,话题自然切换成农事。每每挂了电话,才想起打电话的缘由来,不禁哑然失笑。

昨天,看到初中同学朋友圈发的阿伦河畔映山红的图片,立即与他语音聊天。不想,他发的竟是半月前拍摄的图片。此时,映山红花期渐过,花开星星点点的,不似先前——岭上开满映山红,灿若云霞、灼灼其华那般热烈了。

傲迎风雪
我12岁那年冬天,第一次上山捡柴,踏着没膝的大雪,翻山越岭寻找榛柴。

经过背风向阳的一片映山红时,我不禁尖叫起来:“映山红开花了!”小伙伴们诧异不已,纷纷过来观看:一大片映山红,只开了稀疏的几朵红花,宛如紫红的水晶,在雪中煞是夺目。

以后,冬天上山,经过映山红时,我总是要看个稀奇,当然不会失望,总会有那么几朵映山红在寒风中冻成了雕塑。抚花揣测:深秋时节,背风向阳的映山红适逢小阳春,以为春至人间,便欣然绽放,不想严寒悄至,速冻成冰。想其开得灿然,殒得壮烈,心中顿生慨然之气,唯以静默敬之。

映山红不合时节遭此厄运,在所难免。可是,当春绽放的映山红也是命运多舛:每隔三五年,映山红开得正盛,便遭遇一场春雪。雪中映山红,遗世而立,傲迎风雪,愈显妖娆。春雪消融,曾在雪中怒放的花朵,因冻伤而悄然凋零。

撑着油纸伞,袅袅婷婷,踏雪寻梅,这般雪中赏花在大兴安岭是不会有的。在这样的雪天,最宜烫上一壶酒,坐在火炕上侃侃大山,酒酣耳热之际,那憧憬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一如窗外之景,抬头入目——山上皑皑白雪中,映山红露出淡淡红晕。

至于映山红,从来没有因为春雪而改变它春花第一枝的秉性;也不因无人欣赏其雪中怒放的壮举,而落英不欢。春雪过后,映山红又前赴后继染红了山坡,花海漾起春的赞歌。

田间小苗也如映山红遭遇春雪。小时候,一遇到小苗被冻,我便痛惜不已,爷爷摸着我的头,平静地说:“庄稼不得,年年种!”父亲也不会唉声叹气,母亲亦不怨天尤人,牵马扶犁,破垄补种,权当春播未了。

灿若云霞

呼伦贝尔境内,大兴安岭连绵不绝,蜿蜒起伏,沟壑纵横。沟壑之间,必有一条小河,小河两侧或是芳草齐胸的草甸草原,或是长着高过人头的青纱帐的黑土地,黑土地边缘、山脚下,便是篱笆墙围起的农家小院。

我在复兴镇上中学时,每年“五一”劳动节,学校都要放一个星期的农忙假,老师和学生们回家春播。在阿伦河畔的黑土地上,我弯腰播种了一个小时土豆,就累得腰酸背痛。

终于等到休息时间,

□刘建华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瑶溪的雪,是一种团聚,一种亲情,一种闲适,一种欢乐。

瑶溪的雪有一个久候的过程,那是一种委婉而韵味悠长的雪,需要人们静静地等待。雪来了,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就到了。

“黄金漫卷稻千浪,霜降降下粮满仓。”每到收获的秋日,父亲的脸上就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望着金灿灿的晚稻,父亲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带着全家,拿起早就磨得明晃晃的镰刀,收获农家一年的希望。

朝露是瑶溪的雪的第一个使者。在农野忙碌的父亲,突然有一天,带着满裤脚的露水而归,我知道,雪的脚步近了。

我喜欢芦苇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看书累了,我总是去拨弄它们。芦苇叶是一种天然的水桶,我轻轻地托起它,一手捏着叶尖,一手抓起叶根,把一片叶子上的露珠转移到另一片叶子上,不断往复,这颗露珠就在那些横逸交错的芦苇叶上上跳舞,临了,要么是变成轻烟直上云霄,要么是化成银线径入地底。

“朝露涂野草,颜色暂辉光。不知秋节去,朝露变为霜。”霜降时节,正是山茶籽采摘与晚稻丰收的时刻。露珠再也不能在叶中舞动了,我们把秋霜从泛黄的芦苇叶上刮下,当作食盐,与稻谷、山茶籽

岭上开满映山红

父母坐在地头聊天,身子散架的我席地而躺,任小虫子在身上爬上爬下。近在咫尺的阿伦河,冷冷清清。远处大山里传来布谷鸟与“盲流鸟”一唱一和的叫声。“盲流鸟”刚叫一声“盲流你好”,布谷鸟便是“播谷播谷”,空谷传音,悦耳怡神。一扭头,看见东山灿若云霞,映山红已经开满山坡,隐约听到花丛中的孩子们呼朋引伴,大呼小叫。正要起身过河,去山上折几枝盛开的映山红,发现父母已经播种一根垄了。赶紧提上一筐土豆栽子,踉跄着追上父母。无暇折花,只好在伸腰擦汗之际,瞭望一下仿佛在天际燃烧的映山红。

夕阳西下,我家的马车在乡路飞舞,马笼头上的铃铛哗然作响,超过一辆又一辆牛车。牛车上的女孩子捧着映山红,笑语喧阗,夕阳映红了花,花烫红了姑娘们的脸。

年宵花

大兴安岭的冬天,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尤其是临近春节,人家窗台上的花冷得冬眠了,不见新叶,更难见开花。但是,春节来临,几乎家家都有盛开的“年宵花”,或是三两枝映山红插于花瓶,或是一簇映山红插于罐头瓶中。

中专毕业后,我留在呼和浩特工作。腊八刚过,收到妹妹的来信:“爸爸让我告诉你,能回家尽量回来,如缺钱,可拍电报。另,昨天,我和二哥上山打榛柴,回来时,折了几枝映山红,已经插在罐头瓶里,放到窗台上了,估计,你过小时回来,就能开花了。”

我在一家新建的工厂工作,每月仅有200元基本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即将毕业的日子里,雄心万丈,以为步入社会,就会宏图大展,将第一个月工资寄回家里,过年时为父亲买一瓶好酒,为母亲、二弟、小妹、小弟各买一件时髦新衣。怎料,眼下果腹尚且困难,何谈对家人的许诺?

展望厂长描绘的前景,初入社会的同事们跃跃欲试,都觉得自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我自然莫能身外,热烈响应单位“大干一百天”的倡议:春节不回家。

记得那年除夕,厂里的年夜饭,大家酩酊大醉。我给在家乡镇上工作的二舅打电话,以诉思乡之苦。言语梗塞之际,二舅说:“前两天,

我去你家,你妈还和我谈,窗台的映山红都开了,大舅也不回来。”我不禁涕泪滂沱,泪光中:映山红如约绽放,妈妈想着失约未返的儿子,与花相对无言。

第二年腊月,我从工厂辞职,进入一家媒体工作,处女作刊发在创刊号的头版头条,至此,我才兑现毕业时对家人许下的诺言,开始往家中寄钱。

那个拥抱

在媒体工作的第二年,春节期间,我回乡过年。返程上班的当天,我们在屋前照全家福,春寒料峭,家人厚衣大袄,老屋土墙斑驳,窗歪门破。背景不堪,实难入镜,小妹与母亲不约而同地从屋内端出映山红插花来,摆在大家的面前,顿觉生机勃勃。

刚照完相片,开往阿荣旗那古屯镇的班车便进了村口,我背上行李囊匆忙走向院门,一回身,大腹便便的父亲,蹒跚而来,红光满面,笑容可掬。父亲身后,老屋房门大开,映山红在寒风中怒放如火。

我急忙从包里取出相机拍照,取景框内:父亲摆动的双臂,已经抬至胸前……他显然是要给我一个拥抱。我突如其来的举动,令父亲局促不安,一时,双手无处安放,只好搓手,喃喃道:“这天气还是干冷的。”

我放好相机,班车已经到达院门前,喇叭骤然刺耳地响起,“上车,上车!”在急切的催促声中,我掂了一下父亲的大手,不冷,其实很热。

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每每翻看这张相片,不禁泪眼朦胧……

我多想用这张相片,换一个拥抱。

如约入梦

第一次领未婚妻回家,家人喜不自胜,忙前忙后地张罗着。未婚妻看着空荡荡的窗台,问母亲:“不是有映山红吗?”母亲说:“你小妹出嫁后,就没采过。”

第二天临近中午,母亲笑吟吟地握着几枝映山红回来了,未婚妻洗净未红的酒瓶,插上映山红,如若梅枝入瓶,别致且富有诗意。未婚妻每天清晨,便忙着到窗下,看花骨朵长大,大呼小叫。春节假期结束,我与未婚妻离家,映山红还是没有含苞待放的模样。

每二年春节,我们回乡完婚,一入家门,母亲就给给妻子看窗台上的映山红,妻子惊喜若狂:映山红花开得正旺,花团锦簇,蛇紫嫣红,仿佛刚从山间采回。更为惊叹的是插花的是两只瓷瓶,且是两只鸳鸯双宿双飞的图案。

妻子怀孕那年春天,我因风寒袭肺,一直咳了很久,时常吃药。一日去药店,竟然在货架上看到映山红糖浆,看了半天,缓缓放回架上。妻子在一旁打趣:“心生慈悲,难以入口?”我点点头,微笑道:“我虚拟演练几次,终究觉得难以下咽。即便下咽,却怕心痛。”“这映山红快成我情敌了!”妻子挽着我的胳膊,嗔笑道:“快走吧!”搞得药店营业员一头雾水。

在呼和浩特漂泊12年,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楼房,因是顶层,有阁楼,又有外阳台。曾想在外阳台置个花坛,栽几株映山红,以慰思乡之苦。怎奈,起初是手头拮据,无钱装修;后来是没有时间折腾。

后来,竟然没了移植映山红的心思,因与映山红神交久矣,想念它的日子,便会如约入梦:班车沿着阿伦河,蜿蜒而行,窗外夹岸群山连绵起伏,岭上开满映山红,热烈欲燃,芬芳可人……

跑到水田,踩着田埂,用稻草把薄冰块串起来,拎着一串冰块跑回教室。

“下雪了!”父亲从外面走进来,一面抖落身上的雪花,一面拿着柴不往厨房走去。很快,厨房传来噼噼啪啪的响声,青烟裹着松香,走进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闻着这特有的冬日韵味,一改平时赖床的习惯,跳下床,一阵风似地跑出家门,迫不及待冲进瑶溪雪的世界。眼光所及,远山含雪,水田含雪,小径含雪,屋舍含雪,菜园含雪,小径含雪……

小伙伴已经在雪的世界欢腾了。我们打了几阵雪仗,脖子里落满了雪,还取出来用嘴舔舔,甚或一口吞下。我们滚了雪球,却从不推雪人,因为我们没有胡萝卜,也没有黑煤球,推不出雪人的样子。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大孩子上场,借助支点原理,用棍子把雪球撬着滚。南方的雪最易融化,天一放晴,雪就不见了。此时,难以融化的雪球才能保持我们对雪的记忆,才能寄托我们对雪世界的憧憬。

瑶溪的雪是短暂的,但迎接它的到来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需经历朝露,秋霜,薄冰。雪来之时,正是大小孩子最闲适的时候,家人围着火塘烤火,听父亲讲瑶溪的故事。

彼时的雪,不是寒冷,而是温暖!

瑶溪的雪,再会不知有期?

□张锦怡

孙女黄思南,昵称小囡囡。如今长大了,正就读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寒暑假回来时,看她对学术上问题孜孜以求,俨然是一副学者的姿态,心里很是高兴。由此想起她小时候读书的一些事情,觉得很有意思,也颇有些意义。

当她不知什么是书时,却已经爱上了读书。囡囡幼小时,一直是姥姥带着她。也是巧,她两岁那年,爸妈各自要出差,姥姥也因有事回了老家。她就来了我这里。我每天读书写作,无暇抱她,带她,就让她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沙发两边各放一个小茶几。左边茶几上放着看图识字卡片,右边茶几上推着诗歌绘本和故事图书。每天,她看我聚精会神地看书,就学我的样子,拿起一册绘本,翻开书页,像模像样地看起来。我赶紧走过来,见她拿的是儿歌绘本,儿歌极简洁,画面也生动,就说:“奶奶先读一遍,你好好听着,再细细看过,再慢慢记住,再朗朗读出。”我指着文字,翻动画面,高声朗读:“蓝天上,白云飘。草地上,马儿跑。云儿悄悄飘,马儿嘞嘞跑,云儿无声前面飘,马儿嘶叫后边跑。”又即刻抱她坐到窗台上,看窗外湛蓝的天空和雪白的云朵。囡囡曾经跟着爸妈去离呼和浩特不远的草地,见过不高不大的马,有一点马嘶声嘶、昂首嘶鸣的印象;就通过画面激活她的记忆和记性,激发她的思想和幻想。于是,她似懂非懂、有悟不悟,意会到那绘本上所写的字、所画的画,竟是眼前看到的、以往见过的。她不时不响地看了很久,不吵不闹地看看书上,看看窗外,看看远方。这一天,从上午到下午,她就坐在小沙发里,翻来覆去地看这本书;又从识字卡片盒里找出了“天”“云”“马”三个字,又喃喃自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马是跑的。”第二天,不用我安顿,她就自己坐到小沙发上看那本书。我走到小沙发背后,又一次帮她翻开画页,指着文字,高声朗读这首儿歌。又一次抱她坐到窗台上,指点她看窗外纯净的蓝天和移动的白云。她,眨眨眼,点点头,微微笑,举着那两张写着“天”“云”的卡片,欢欣雀跃,一副得意的样子。一本绘本,她一个人反反复复看了两三天,神往于大自然的景象,专注于写进书里的这三个大字。那几天,我带她到楼下散步时,遇到大人小孩,她都指着天空说:“蓝天,白云。”很痴迷的样子。只是没有看到马,还总是抱着希望。

囡囡就此喜欢上了图画故事和识字卡片,自此一见到书就显得很高兴。而且,每天当我走进书房开始阅读时,她也总是立刻坐到小沙发上,拿起一本书,开始她的“阅读”。我从来不指定她读哪本书,随她自选。两三天后,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名为《涂涂画画》的书。这本书写一个小孩子怎样画画,怎样画出生活中的现实景象、画出现实中的生活情状。书中写道:“涂涂画画,圆圈变一只野狼,方框变一间厨房,曲线变一座山冈,直道变一架桥梁。”“涂涂画画,圆圈成黄马,种子长绿芽,遍地开红花,黑狗没尾巴。”我再次为她高声朗读。

两三天后,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名为《涂涂画画》的书。这本书写一个小孩子怎样画画,怎样画出生活中的现实景象、画出现实中的生活情状。书中写道:“涂涂画画,圆圈变一只野狼,方框变一间厨房,曲线变一座山冈,直道变一架桥梁。”“涂涂画画,圆圈成黄马,种子长绿芽,遍地开红花,黑狗没尾巴。”我再次为她高声朗读。

囡囡就此喜欢上了图画故事和识字卡片,自此一见到书就显得很高兴。而且,每天当我走进书房开始阅读时,她也总是立刻坐到小沙发上,拿起一本书,开始她的“阅读”。我从来不指定她读哪本书,随她自选。

两三天后,她手里拿着一本书名为《涂涂画画》的书。这本书写一个小孩子怎样画画,怎样画出生活中的现实景象、画出现实中的生活情状。书中写道:“涂涂画画,圆圈变一只野狼,方框变一间厨房,曲线变一座山冈,直道变一架桥梁。”“涂涂画画,圆圈成黄马,种子长绿芽,遍地开红花,黑狗没尾巴。”我再次为她高声朗读。



□王太生

访友不遇,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多有见诸。贾岛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李白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孟浩然的“行至菊花潭,村西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

不遇,留给人们许多想象,他这是去了哪儿?人不在,一院子的花却开着;又像是一幅画上的留白,没有遇到的那个人,他现在正忙着什么?是步行,还是骑马;是出门赶集置办零头碎账,还是挑着一担花到集市上去卖?抑或是走在喧哗的街上,寻一家布幌招摇的小店,沽一瓶老酒,满足而归。

还是唐代诗人丘为还原了当时场景:轻扣柴门无人应答,窥看室内只有桌案和茶几。主人大概是驾着驴车外出,也许是去秋水碧潭钓鱼,错过了时机不能见面,但失望之际,环顾四周,只见刚下过雨的草色愈发青翠,晚风送来阵阵松涛,吹拂窗户,望着眼前的清幽,平添了客人的雅兴,这又算什么呢?虽然没有与主人相遇,然而这一趟寻访,却遇见意外惊喜。

其实,“不遇”也是一种“遇”,撞见了一个人生活的真实状况,他所住的居处是井井有条,还是杂物凌乱,门前长满杂草?是青苔绿映台阶的静寂,还是院落里鸡飞狗跳。

我曾经扛花提酒去看一个人,朋友不在,只能在他家门前且等一会儿。忽然闻到一股久违的熟捻气息,原来是邻里人家在烧柴火做饭,屋

幼年读书趣味多

年流华韵

书中的小孩子画画,像变魔法一样,有情还有趣,快捷又快乐。只是书中繁多的难字她是不认识的,相对复杂的语句她是读不懂的,但我看她,一边听我读,一边看书上,听得一心一意、沉浸沉潜,看得眼睛不眨、身子不动,那样子,令别人也生发出一种津津有味、跃跃欲试的感觉,真正是叫人感同身受啊。我一看这状态,又赶紧用平时说话的口吻为她讲解书中小孩子画画的故事:怎样地“涂”,怎样地“画”,能够在纸上画出见到过的景象和自然中的万物。并在草稿纸上涂着画着,为她做示范。同时,给她拿一张小学生用的图画纸、一支绘图铅笔、一盒画图蜡笔;又在图画纸的一边,从上到下用铅笔画了圆圈、方框、曲线、直线;用蜡笔画了暗黄的圆圈、土色的横线、碧绿的表面、黑色的椭圆。这样,就使纸上的文字活了起来,动了起来;使书中的绘画变得实实在 在、真切切切。一个小小的故事绘本,蓦然间变成了一位激发儿童呈现艺术天赋的“良师”、变成了一个激励儿童走进艺术殿堂的“益友”。两岁的囡囡,看啊看,居然看出了书还能教给她一点什么,能告诉她自己怎样想、怎样做。虽然是懵懵懂懂,可是,动脑动手就此开始。自此,她极喜欢在图画纸上涂鸦呀画呀,只是她还拿不起笔杆、举不动手腕,

偌大一张图画纸上,只画上一个山头、一座渡桥,但她十分快活,还在识字卡片盒里找到了“山”和“桥”。偶尔,我也会牵着她走出小区,抱起她站在小街北口遥望远方,她就会指着大青山说“山”,指着铁路桥说“桥”。回家路上,不断地说“山,大。”“桥,长。”这山的大、桥的长,是我讲给她听,教会她说的。每当她在小区院子里遇到认识她的大人们称赞她时,她总是满心欢喜,天真的感受着什么是好,怎么样才是好的实践和实际。这样淳朴的心态,使她由衷地快乐,使她一心进取。快乐就是高兴,但,进取是什么,她还没有真正地懂;只是,一种上进的氛围,一股进步的气息,她能够在无形中感觉到、感触到。一本身书所包含的智慧、所显示的力量,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就这样,囡囡越来越爱读书,不仅不用大人说什么,更不用长辈来督促,倒是她时常让大人买新书,有时还拿着书来让大人讲给她听。比如儿歌绘本《牧马谣》《小嘎想骑马》、图画故事书《图画课》《自己学画画》,都是大人带她去书店时,她自己指着要买的。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她在翻看这些书中的图画时,在根据她所认识的字来想象书中的故事时,已经心动情,所以她要买的书并不是因为书的华美和花哨,而是由于她内心的情感和思索。比如《小嘎想骑马》中写着:“小嘎想骑马,心跳得一下一下。亮一串鞭花,鞭花说:‘不怕不怕。摸一摸尾巴,马儿说:‘快上快上。’书中所写正与囡囡心思吻合。她读的时候就会在内心呼应,有了自信,有了勇气;也就会记住了这样的描述,丰富了情愫,丰富了语言。读书的益处更明显,读书的兴趣更浓厚。

就这样,囡囡越来越爱读书,从幼儿园直到现在。

敖伦苏木古城（外一首）

□乔伟宏

眼前,整座由黄土构成的历史竟如此苍老,孤独当我循迹而至,发现在时间的废墟上,那惊心动魄的寂静

正被风雨一点一滴瓦解多数人立足此地,会不自觉成为众多草木中视角仰望的一株想象前朝往事,蹄声疾驰而去的满洒

如今,纵使春草复盛,这空余兽迹的城池

仍然需要绵延的绿色作为背景突显它的辽远当我离开,夕阳余晖下长风呜咽,携带千年的体温久久拥我入怀身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陷入长歌当哭的淋漓

希拉穆仁

所谓的辽阔,不过是一棵草与另一棵草无限向远的排比以及山陵托起的海一样的曲线那么汹涌,且那么安静很少有人看见你的冬日倦容,但盛夏短暂青草不善言辞,无从发出邀约你来就好了也许,你以歌者的身份极尽赞美之词

形容这生涯里的浩荡无论怎么样,你來就好了北方草原适合白天晒太阳,夜晚

数星星适合一个人追溯往事适合骑乘快马,在落日时分抵达

莫尼山

□漠耕

苍劲的山体涌向天穹青蓝的线条缝制了天地的罅隙蜿蜒,孤傲,隽美的绝唱在峰巅剑鞘般的竖琴上兀自抽象 柳树荣枯,吮吮着四季的烟岚高处,素净的蓝天谦逊地按下云层赤裸的山体伸入了云的呼吸

莫尼山,披一件千古雪袍与风为舞,与史册修行 峻岩拥秀,深邃,沟谷,草木,流泉如宏大的旋律,劲拔,深厚,刚毅吞吐着远古的回声

莫尼山,浮沉着英雄往事千载悠悠,与时空相守,与草原同在秦汉冷月,隋唐兵锋…… 残阳如血,岁月淬炼着莫尼山的

风姿 任时光流逝,任尘烟跌宕,任花落花开

开阔,高远,让胸襟洞开 层林弹拨琴弦,群鸟点缀音符 山雨为空谷送来彩色的晨曦

乌梁素海

□龙文

水天一色 天空,水中都是蓝 飘荡着白云 渔民踏着轻舟 扬起晨曦,撒下日落 钓起弯月

船收起帆,摇呵,摇呵 游游荡荡的日子 承载红尘阡陌和一水的波瀾

水草在淤泥扎根 在水里飘摇 鱼的牧场,湖水的衣裳

水鸟在芦苇上 俯视着水的温度 和波的衍射

乌梁素海 淡水湖 河套平原的眼睛 明眸里,演绎了多少故事

诗塞境外